



按漢書大  
安其推  
詔書稍詳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

孝文皇帝

漢書音義曰諱桓

高祖中子也

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

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秦屬太原郡也

太

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

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

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

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

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爾今已誅諸呂新噍血京師

公羊傳曰京大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索隱曰漢書噍作喋漢書陳湯杜業皆言喋血無盟軟事廣雅云喋履也謂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母往以觀其履涉之

變中尉宋昌進曰索隱曰會稽典錄昌宋義孫也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

呂祖謙曰存  
呂后為有功  
臣有功臣為  
有呂后於高  
祖深意也  
按諸呂既  
誅人心已  
定安可再  
注張武其  
道施哉宋  
昌三說灼  
見時事亦  
有識之士  
矣

王九思曰始言天下絕望天下服其強繼言大臣周天下之心抱為上文四皆字根本

按內外二句即所謂磐石之示者

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索隱曰言其牙不止相當而相衛入也此所謂磐石之宗也索隱曰言其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應劭曰以荆灼龜文正橫占曰大橫庚庚

余為天王夏啓以光

服虔曰庚橫貌也張晏曰庚更也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先是五帝官天下是則禪

賢王啓始傳父辭乃能先治先君之基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夏啓者也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

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

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

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

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

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渭橋在長安北

陽官在渭北興樂官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又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也

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

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聞言索隱曰言欲向空開處語宋昌曰所言公公

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

張之象曰以反四用皆字見人心歸附之詞

王維翰曰歷  
叙諸大臣見  
公談也

按師古云  
不詳其有  
謂之故檢

按太史公  
連下宜字  
計字則諸  
大臣之慎  
重代王之  
謙謹見之  
之矣

凌約言曰代  
王至渭橋群  
臣固請再拜  
三讓而後即  
天子位及建  
太子亦固請  
可固請而後  
許之文帝謙  
讓未遑太史  
公如長模擬  
逼真

代邸而議之。索隱曰說文云邸屬國舍遂馳入代邸。群臣從至。丞相陳平、太

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敖、宗正劉郢。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

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美頡侯終母丘嫂也。韋昭曰陰安屬魏郡。列侯頃王后之妻駟案蘇林曰仲子。漢為吳王故追謚為頃也。如淳曰頃王后封陰安侯。索隱曰代王降為郃陽侯故云列侯頃王后。與琅邪王

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

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

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寡人不敢當。群臣皆伏

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舉臣也。或曰賓而故西鄉坐三讓不受舉臣皆稱宜。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乃更迴坐示變即君臣之漸者也。

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

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

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

子位。群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應劭曰子行幸所至必遺靜宮。令先奉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索隱曰漢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董份曰前馳入渭橋，馳入二夜字蓋變起倉卒。機不容間事。湏如此。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鎖撫南北軍。以張

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間者諸呂用

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

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索隱曰案封禪書云百戶。五牛一頭。酒十石。樂彥曰婦人無夫或無子。不露爵。故賜之。酺五日。文穎曰。酺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即阼。正義曰。正義曰。此 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為左丞相。正義曰。此 太尉

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

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

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詔入北軍。典客劉揚身奪趙王呂祿印。

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

茅坤曰。學臣諸用事功臣。案其當世不。及。當寄何也。

楊維禎曰。脫大臣之村而。起。前呂之權。者。張。薛。張也。大。臣。依。之。而。謀。諸。呂。生。唐。侯。也。薛。生。非。當。誅。而。朱。

唐不加恩何。邪以立奇王。之嫌而細之。也。吁。帝亦不。廣矣。

貞德秀曰。以。梁。班。氏。載。于。刑。法。志。內。史。記。書。之。本。紀。太。史。公。于。高。景。二。紀。詔。皆。不。書。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于。帝。之。實。意。故。也。不。然。則。山。東。老。癯。扶。杖。所。詔。願。見。德。化。之。成。其。可以。空。言。動。耶。

必曰罪人不。祭。帝。雖。未。能。究。竟。備。充。然。而。漢。之。元。氣。勃。也。美。賈。

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

戶。金千斤。徐廣曰。十一月辛丑。封典客揚為陽信侯。賜金千

斤。十二月。上曰。真德秀曰。史稱。上曰。皆帝自為之。其除收孥及。肉刑。求直言。除誹謗。祠官。勸農等。詔。皆。爾。雅。深。厚。有。典。誥。氣。象。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

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不取其議之有

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

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慙。罪當則民

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

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

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孥。諸相坐律令。應劭曰。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

所謂思見  
德化之成者  
如也  
陳仁子曰帝  
自代來辭讓  
再三初无一  
毫垂於野望  
之之故是甲  
詞而和何奴  
載諸而論南  
粵煥名位若  
將免焉有司  
請建太子而  
帝曰別擇賢  
彼豈為其私  
哉後立景帝  
特以身履諸  
呂之更不容  
不早定耳西  
漢有帝王氣  
象文帝一人  
而已  
呂相謙曰按  
文帝之元年  
景帝方十歲  
太子劉榮以  
承請建太子  
者應建太子

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  
人民未有噉志。索隱曰：漢書噉作慙音。今縱不能博求天  
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  
謂天下何，其安之？索隱曰：安徐也。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  
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闕天下之義理多矣。明  
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  
以陪朕。文頴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  
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  
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  
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  
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索隱曰：言古之有天

而不明之利  
文帝所以固  
讓者蓋踐祚  
之始懼不克  
勝所言者皆  
發于中心非  
好名也  
凌約言曰自  
秦殺扶蘇立  
胡亥天下大  
亂漢高蓋目  
昭其弊者乃  
亦有管也之  
惑復召呂氏  
之變卒致庶  
孽亂真漢之  
不秦无幾哉  
幸而有迎代  
之謀又幸而  
有元年之詔  
所以培西漢  
二百年之垂  
統實在乎此

下者無長於立子，故云莫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  
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  
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  
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  
更議不宜，子其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  
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徐廣曰：正  
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毋為皇后。  
索隱曰：謂帝之子為諸侯，王皆同姓，姓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  
太子母也。楊慎曰：文帝八男，景帝與梁孝王同，竇后出代孝  
王參，梁懷王楫，諸姬出也。豈得為同姓哉？度其意謂天子當以  
貴族為后，宜娶于諸侯之異姓者，如周之齊姜，今諸侯皆同姓，  
無異姓而王者，則立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  
后當以太子母為正。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  
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

董份口先叙  
治化已成然  
後論封見帝  
不私代臣耳

凌約言曰先  
施德惠次論  
代來功又次  
論漢中功則  
太史所叙知  
帝上施政緩  
也 有深意  
王維翰曰安  
功臣皆以封  
侯代功臣之  
又推及之耳

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撫諸侯。四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

功臣。按循謂次及之也。漢書作修字。治定論封見帝不私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

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

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徐廣曰。四月辛亥封。正義曰。括地志云。北武拔城在萊州。即墨縣

西。按前言。即夜拜宋昌。張武此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正

又急。大計帝之緩速。皆深意也。日漢置九卿。一曰太常。二曰光祿。三曰衛尉。四曰太僕。五曰廷

尉。六曰大鴻臚。七曰宗正。八曰大司農。九曰少府。是為九卿也。

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二百戶。故

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八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

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

趙兼為周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周陽。齊王舅父。驪鈞為清郭

侯。如淳曰。邑名。六國時。齊有清郭。若清。立曰靜。索秋封故常山

丞相蔡兼為樊侯。索隱曰。韋昭云。人。以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

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

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為丞相。徐廣曰。八月甲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相。上曰。朕聞古者諸侯

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

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馴

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張晏曰。為吏謂

官者。詔所止。特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正義曰。按說文云。日蝕則

以恩愛見留。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徐廣曰。按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文。上

錯誤。十二月望。日又食。一本作月食。然史書不紀月食

曰。朕聞之。天主。丞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菑

陳仁子曰。文  
帝令列侯之  
國。高祖有三  
一則代來知  
一則代來知  
一則代來知  
一則代來知  
一則代來知  
一則代來知  
一則代來知  
一則代來知  
一則代來知  
一則代來知

陳仁子曰。帝  
在位二十三  
年。日食者四  
甚。至。字。星。地  
震。早。蝗。大水

登見無出當  
是時无主  
之下移也  
也吾意微應  
何如強而入  
冠耳帝猶引  
躬責過所以  
无过也

按師古云  
外人之有  
非謂表秋  
边患也

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  
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  
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  
之所不及。自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  
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  
念外人之有非。索隱曰蘇林云憫寢視不安之貌音下板反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  
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其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  
索隱曰遺猶留餘皆以給置傳。索隱曰按廣雅云置驛也續漢也財字與繞同餘皆以給置傳。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如淳云律四馬高足為傳置四馬中足為馳置下足為乘置一馬二馬為轡置急乘一馬曰乘也正月。上曰。農天下  
之本。其開籍田。帝王典籍之常章器曰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黍稷曰粢在器中曰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

霍輻曰謂忠  
諫為誹謗謂  
深計為妖言  
秦所以失天  
下也祝謂得  
罪而民居也  
帝悉除之雖  
則有罪矣未  
諫也誹謗妖  
言日聞于耳  
然而天下帖  
于危亡者鮮  
矣

為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  
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  
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  
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子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  
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  
者立於旌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  
下言之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  
是以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  
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索隱曰說文云謾欺也謂初相約共  
行祝後相欺誑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  
中道而止之也。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



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索隱曰漢舊儀銅虎符長六寸古今詩云銅虎符銀錯書之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計遣列侯之國

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

就國以太尉賴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

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

地居河南為寇帝初幸甘泉秦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親臨軒作樂賜食帛越中刀佩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是謂之幸。索隱曰應劭云甘泉宮名在雲陽一名林光

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母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

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

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赦無道非

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賴陰侯灌嬰擊匈

奴匈奴去發中尉漢書百官表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

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群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

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

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

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祁侯賀為將軍軍滎陽徐

日賀姓續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乃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

上誑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

者皆赦之復官爵與土興居去來亦赦之駟案張晏曰雖始與興居反今降赦之

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按漢書三歲丁有租字

按缺四年五年不書

按自七年至十二年皆缺不書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群臣議皆曰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群臣請處王蜀嚴道邛都徐廣曰漢書或直云邛雙邛都乃本是西南夷爾時未通嚴道有邛雙山○正義曰括地志云嚴道今為縣即邛州所理縣也縣有蠻夷曰道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謚為厲王立其子三人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應劭曰國家必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索隱曰詔獄逮徒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

陳傅良曰以一女子言改百年之故典非甚勇不及

按師古云馴古訓字道讀曰導林之奇曰文帝以富庶之

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音帝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僂正義曰晉書刑法志云五帝畫衣冠而民知禁犯黜者卑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臍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而無領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緣投之於市與眾棄之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孟康曰黜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索隱曰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官不易張斐註云以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之也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人刑至

業始于賈誼  
成于晁錯  
則言願驅民  
而歸之農使  
天下各食其  
力文帝感惜  
耕籍田以為  
農先而務農  
之詔尤歲元  
之矣錯之功  
帝令民入粟  
以多少級敘  
而拜爵文帝  
感悟賜民田  
租之半及除  
田租之詔自  
共而屢下矣  
然則文帝之  
致興者豈非  
二人之力哉

按師古  
勝古懸字  
將長漢書  
作瑛長

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  
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勸身從事而  
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其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  
之租稅也李奇曰本農也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印徐廣曰  
其子單姓孫封為餅侯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

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  
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群臣諫皆不聽皇

太后固要帝帝乃止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赤  
為內史徐廣曰赤姓並赤姓並變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執

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

真德考以文  
帝過則自  
福則象共古  
帝王用心也

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  
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

吾聞祀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皆歸福朕躬不為百  
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

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  
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索隱曰五行之德

而復始故云終始傳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  
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始明正

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成紀屬天水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為

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

能曰文帝  
二十三年之  
其制登區  
檢製祭外

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有  
司禮官皆曰占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  
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蒼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  
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在渭城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瑞應  
王英五常並修則見○按以文帝之  
賢而猶不免於惑祥矯誣焉難哉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蒼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

為元年索隱曰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當取法

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

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

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索隱曰魏徧按爾雅孤竹封畿之內

所深著意者  
獨此甲詞屈  
已歲致金縷  
與大羊結好  
者皆得已哉  
帝亦度匈奴  
禁驚之勢未  
可以遂服而  
瘡痍甫定之  
民未可以遽  
用故雖外為  
和親之札而  
在內未嘗輕  
弄自治之策  
帝于是情怒  
激烈銳志雪  
耻必欲躬自  
北伐雖群臣  
之諫不所豈  
非仁者之勇  
哉使太后不  
同要之而帝  
與六將軍之  
兵果得臨敵  
必當痛懲而  
治之使之終  
身創艾夫

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菲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

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車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

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

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

使者冠蓋相望結軼音轍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韋昭曰使車往

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

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高誘注云元元善

者謂人云善人也因善為元故和親已定始於今年也又按姚察云古

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

宗隱曰中大夫令是官號勉其名後此官改為車騎將軍軍飛

狐如淳曰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



黃震曰按文帝迂詔短喪  
然觀文帝則  
隱為民惟恐  
妙之至死  
其為厚為  
帝者所宜  
其言自  
海江後  
以為  
揚使博士  
帝使博士  
人經作

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  
之上二十有餘年矣頓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  
革徐廣曰一云方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  
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  
與嘉之如淳曰與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  
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  
者皆無踐孟康曰踐跳也晉灼曰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  
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毋發人男女哭臨官殿宮殿中當  
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  
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服虔曰當言大  
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也織者禪也凡  
三十六日而釋服○索隱曰已下謂已下於廣劉德云紅功

其于由喪昭  
昭美至于遺  
諸特無德之  
言又為時之  
厚葬者橋其  
過而設也初  
非著為令甲  
使天下準以  
為法世无孝  
子輒援之為  
旧典耳于文  
帝何  
陳仁子曰文  
帝興詔非但  
了死生之事  
而愛民惻怛  
之心蓋乎言  
外  
盧大經曰漢  
文帝以七月  
乙亥崩乙巳  
葬乙巳日耳  
與窆人之家  
歛手已形述  
葬者何以異  
景帝必不忍  
以天下德其  
親與殆文帝

也男功非一故以工力為字而女工唯在於絲故以系  
工為字○楊慎曰紅即細也論語君子不以細緝飾 佗不在  
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  
因其故毋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  
山即芷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八以下有美人良人八  
家重絕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徐廣曰  
人頗也郎中令武為復生將軍索隱曰  
駟案漢書百官表典屬國秦官掌蠻郎中令武為復生將軍索  
夷降者李奇曰將屯監主諸屯也郎中令武為復生將軍索  
日謂穿墳出土下棺已而填之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  
卒萬五千人索隱曰百官表云內史掌理藏部穿復土屬將軍  
武乙巳漢書云群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  
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  
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

之願也也雖  
未合中道也  
亦卓矣文帝  
獎等見此皆  
自黃老中來

所以明功也。高廟酌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酌酌之中出金助祭所謂酌金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武德者其舞人執玉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孝惠廟酌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群生減嗜欲不受獻徐廣曰減一作滅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孥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禮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文穎曰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舞之於文帝廟見禮樂志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立加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

陳仁子曰舞  
樂之立乃後  
入墓高功德  
光昭前烈者  
也景帝紀孝  
文行事若減  
刑恤孤聞者  
第譜其為是  
宣帝紀孝武  
行幸若窮兵  
淫祀聞者第  
彰其為非嗟  
天一時之所  
請不耗万世  
之清議若必

官具為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等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祖天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為侍祭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索隱述贊曰孝文在代兆遇人橫宋昌建策絳侯奉迎南面  
而讓天下歸誠務農先籍布德偃兵除帝削謗政簡刑清錄  
衣率俗露臺不營法寬張武獄  
恤緹紫霸陵如如十年須擊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十一

孝景皇帝者

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正義曰諱法曰孫義而濟曰景。

孝文之中子也。母竇

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

更死。故孝景得立。

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除田半租。為孝

文立太宗廟。令群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武陵侯。

徐廣曰漢書亦作係。鄒

功臣表及蕭何傳皆云。孫嘉疑其人有二名。男子二十而得傳。索隱曰荀悅云傳正

十三而傳。今改也。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索隱曰薄后也。葬廣川長沙

王皆之國。索隱曰廣川王彭祖。長沙王發皆景帝子。丞相申屠嘉卒。八月以御史大

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

按辭宏漢書曰儀註云太史公紀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後也。李陵降匈奴按太史公畜室有然言下獄死。元成間褚先生取班書補之。非太史公本書也。



謝釋曰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民則無所施而不可不然將惠之而棄威之而格矣故在文帝可以賜几杖而致孝之恩適足以怒懷光在宋祖可以罷藩鎮而削地之謀適足以紓是錯然則文帝之于吳陽之可削之亦可而何故有是于几杖之於刀而無見于號乎之於亦不能無憾

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置南

陵及內史役羽為縣駟案地理志百官表南陵縣文帝置也分內史為左右及後羽為縣皆景帝二年○

索隱曰鄒誕生後音都會反羽音羽○按內史京兆治非為縣云然者以役羽屬內史耳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燔雒陽東宮大殿城

室索隱曰漢書作淮陽王宮災故從王於魯也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

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及發兵四鄉天子為誅晁錯

遣索盜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

將兵誅之六月乙亥赦亡軍及楚元王子執正義曰執亦與作藝音同等與

謀反者封大將軍竇嬰為魏其侯正義曰地理志魏其屬瑯琊立楚元王子

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索隱曰韋昭云平陸西河縣禮即向之從曾祖王父也立皇子端為

膠西王子勝為中山王徙濟北王志為菑川王淮陽王餘為魯

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齊王將廬燕王嘉皆薨徐廣曰表云五年薨○索隱曰

廬悼惠王孫齊王襄之子漢書作閭嘉劉澤之子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徹為膠東王六月甲戌赦天下後九月

更以弋陽為陽陵復置津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置傳

以七國新反備非常也如序曰傳兩行書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冬以趙國為邯鄲郡

五年三月作陽陵渭橋索隱曰景帝作壽陵也按趙系家趙肅侯十五年起壽陵後代因之也○正

義曰陵在咸陽縣東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江都太暴風從西方來

壞城十二丈丁卯封長公主子蟜為隆慮侯索隱曰音林閭徙

廣川王為趙王

六年春封中尉趙綰為建陵侯按年表衛綰以吳楚功由中尉封侯後由御史大夫為相今日

趙綰後作相復著建陵侯此褚氏謬誤江都丞相嘉為建平侯徐廣曰隴西太守姓程

揚循吉曰為誅死錯也而日諭告不止罪盜也與春秋法也按書云太子下又書立皇子蓋為後廢立張本也

按正又曰  
馳道秦始  
皇作之丈  
而祠

渾邪為平曲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平曲縣故城在臨州文安縣北

趙丞相嘉為江陵侯

徐廣曰

故將軍布為鄒侯梁楚二王皆薨後九月伐馳道樹殖

蘭池

徐廣曰殖一作填

七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十二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隸作

陽陵者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太尉條侯周亞夫為丞相四月

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為皇后

索隱曰按系家太后槐里人父仲兄言封蓋侯后故金氏妻女弟姁

也丁巳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

平為繩侯

徐廣曰平一作應

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為安陽侯四月

乙巳赦天下賜爵一級除禁錮地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

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來即死中尉

府中夏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子寄為膠東王封四侯

文穎曰楚相張尚太

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名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索隱曰韋昭云張尚子當居趙夷吾子周建德子橫

王悍子棄九月甲戌日食

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來降皆封

為列侯立皇子方乘為清河王三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亞夫

死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四月地動九月戊戌晦日食

軍東都門外

按三輔黃圖東出北第一門曰宣平門外曰東都門

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宮

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

大蝗秋赦徒作

陽陵者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封十侯六月丁巳赦天下賜爵

一級天下大潦更命諸侯丞相曰相秋地動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見五帝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城

陽共王汝南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

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梁分為五封四侯更命廷

尉為大理將作少府為將作大匠主爵中尉為都尉漢書百官表曰主爵

中尉秦官掌列侯長信詹事為長信少府漢書百官表曰詹事秦官掌

給也噴曰茂陵書詹事秩二千石○張晏曰以大后所居將行

官為名長信官則曰長信少府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

為大長秋漢書百官表曰將行秦官應劭曰長秋皇后卿大行為行人瓚曰太行是官

以賓諸侯奉常為太常漢書百官表曰奉常典客為大行昭云大行

秦時云典客景帝初改云大行後更名大鴻臚百官表又云武

帝改名大鴻臚臚附也以言其掌四夷賓客若皮膚之在外附

於身也復有大行令故諸侯薨大鴻臚奏謚列治粟內史為大

農漢書百官表曰治粟以內為二千石京昭曰大內置左右

內官屬大內索隱曰天子之私財曰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句

奴入上郡

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為衛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衛尉秦

命中大夫後元年復為衛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

爵右庶長四月大酺五月丙戌地動徐廣曰丙一作甲其蚤食時復動

上庸地動二十二日壞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八月

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為丞相封為建陵侯按綰即前六年用中

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郵將軍擊匈奴正義曰郵直酺五日

令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令徒隸衣七縷布正義曰縷

八十縷也七升布用五百六十縷止馬春索隱曰止人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

造歲省列侯遣之國三月匈奴入鴈門十月相長陵田大旱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民疫

王維禎曰魏  
其侯威時豈  
更有武安侯  
哉時云世正  
可以量矣

何維祺曰有  
西山堂錄  
贊于文車正  
宗以爲司馬  
迂之筆自謂  
詞意請非  
他史所及或  
者心缺而贊  
尚存耳

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徐廣曰一作雷字

詳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大微。月貫天庭中。索隱曰天庭即龍星

口龍在左角日天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皇南

田右角日天旋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爲父後爵一級。天下

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即位。是爲孝武皇帝。三

月封皇太后弟蚡爲武安侯。弟勝爲周陽侯。索隱曰蚡音扶粉

太后母臧兒初嬪王氏生子信葬陽陵。漢書云二月癸酉葬皇

而寡更嫁長陵田氏生蚡及勝葬陽陵。南謚曰陽陵山方百二

十步高十四丈去長安四十五里。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

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

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

豈不以謀哉。真西山曰論七國事以一言斷之。謂諸侯太盛而

而不善具見非後世史筆可及。

索隱述贊曰景帝即位因修靜默勉人於農。下以德制度

斯創禮法可則一朝吳楚乍起必應提局成。晝拒輸致惑見

錯雖誅梁城未克。條侯出將追奔逐北。坐見馬刺立

董份曰孝文紀備載。以令德澤而景紀止。昔年月贊中

亦止及七國一事。蓋景帝不及文帝遠。其意固自在也

茅坤曰文景本紀。每年僅錄所下明詔。與系時事之大

者而已。朝廷之大政大議。皆條見於傳。相名臣傳。中

不敢詳次。如秦紀。予竊謂太史公未定之書也。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評林卷之十一

孝武本紀第十二

史記十二

孝武皇帝者

漢書音義曰諱徹○正義曰武帝第九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

以皇子為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為臨江王以膠東王為

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為孝武皇帝

張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年生七歲為

景帝崩時年十六矣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文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又安薦紳之屬

假借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

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

按武帝急法極誅窮奢極慾幸致海內騷然神仙方士狗其一耳褚先生不能備集其事以垂戒乃徒取封禪書以足敷索隱謂其才薄信矣  
紀並本封禪書竊謂武帝雄才大略又太史公所躬親者不何漫

至以愚意孔  
子修春秋而  
當時卿大夫  
猶有欲害之  
者豈腐刑以  
後太史公多  
戒以遂毀其  
書而不出耶

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  
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滅。綰滅自殺。諸所興為者皆廢。後六年  
竇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上初至雍郊  
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蹠氏觀神  
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祠之。其  
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即位。則厚  
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而李少君亦以祠竈  
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入以主方。封禪書  
作舍人  
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  
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帛衣食。  
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僞信事之。少

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常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  
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  
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  
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  
為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  
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  
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  
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  
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  
砂。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  
也。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

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毫人薄誘忌。索隱曰：姓謬名忌，居毫也。

文衍薄字而謬，又誤作誘也。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

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徐廣曰：一云日。

北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大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

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

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黃

帝用一臯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臯山山君

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

方。而祠於忌。泰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

而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麀然。常昭曰：楚人謂麀為麀，索隱

曰：麀音步交反。封禪書作麟。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鈔一角獸，蓋

麟云。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

于天地。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

邑。天子受之，更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臯遷，天子封其弟於真

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其明

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

方術益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

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

欲與神通，宮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

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

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

詳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竒，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為善。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栢梁桐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至不愈。將水發根，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毋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大赦天下，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大夫。封禪書作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蕭然也。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者，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旌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

知也。毋絕殊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

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

元光，三元以郊得一魚獸，曰元狩云。徐廣曰：按諸紀元光後有元朔元朔後得元狩其

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毋祀，則禮不答

也。有司與太史祠官寬舒等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祀于

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

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上，如寬舒

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

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

以奉先王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

侯，上書言：繅大繅太，膠東宮人。服虔曰：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

索隱曰：漢書  
舊儀作葵上  
者蓋河東人  
呼誰與葵同  
故耳



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母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得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悅。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為臣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爾。不足予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爾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

按棋博棋也。高誘註淮南子云。取雞血與針磨持之。以和磁石。用金棋頭。聯乾之骨。引上即相拒不止也。

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方。鬪棋。棋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聞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馬。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所給連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

如淳曰三輔  
謂日出清濟  
為安邑而溫  
也  
索隱曰許慎  
注淮南云晏  
无雲也

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嘗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振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指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溫有黃雲蓋焉。有麋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廩。未有報。鼎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

正義曰蓬萊  
方丈瀛洲勃  
海三神山也

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鬻烹。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白堂徂基。自羊徂牛。鵠鼎及龜。不虞不驚。胡考之休。索隱曰此虞當為吳音洪霸反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饗。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吏。區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

黃帝迎日推筭後率二十歲得朔且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功封禪書功字作公申功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齊人也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太山封申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

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皇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龍七千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鬣龍鬣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鬣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忌泰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

四方地爲餒食。群神從者及北斗云。巳祠。昨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瓊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瓊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筭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其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旁。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享。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徐廣曰地一作夜立泰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祀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粵告禱泰一。以牡。徐廣曰一作牝荆菁。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

爲泰一鋒。名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微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若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無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年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之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

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篳篥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濬旅。徐廣曰。古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遠祭黃帝冢。橋山。澤兵。湏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太山。先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效黃帝以嘗接神僊人。蓬萊土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群儒既以不能辯明封

正又曰漢儀注云有稱方歲數十萬人  
正又曰類師古云以崇奉  
嵩高山故謂之崇高也

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爲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圍封事。於是上絀偃。霸盡罷諸儒。弗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前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太山。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䟽言神恠竒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常持節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群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與

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吐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旄牛犀象之屬弗用。皆至太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耿耿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祀泰一若有象景

光屑如有望。依依震於帷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大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自新嘉與上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毋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禪泰山。既無風雨菑。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獨見其星出如瓠。食頃復

入焉。有司言曰：陛下見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  
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  
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一。徐廣曰：一祝之饗，其春公孫  
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  
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跡，復遣方士求  
神，恠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禱萬里沙，  
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  
卒塞決河，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  
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  
百六十歲，後世謾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  
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

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氏城，  
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  
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  
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  
宮室，夏有芝生殿防內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有光云。乃  
下詔曰：甘泉防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  
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  
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  
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潛  
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尋陽出樅楊，過彭蠡，祀其名山，川  
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

東北陟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大牢。天子從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祕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每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筭。周如復始。皇帝敬拜泰一。東至海。

卜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栢

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祠蓬

萊之屬。冀至殊庭焉。上還。以栢梁裁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

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徐廣曰日一作月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

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

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

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

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

餘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

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

餘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



印章以五字。因爲大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雉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菲芳不備。乃命祠官進時犢牢。具五色食。所勝而以木耦馬代駒焉。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耦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其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

祭禮曰五者  
之外有正大  
一后土祠故  
云六也

泰山下。陟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脩封。還過祭常山。今天子所興祠。泰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加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祀。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跡爲解。無其效。天子亦怠厭方士之恠迂語矣。然終羈縻弗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祠神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

董分曰。少孫  
以封禪書錄  
在武帝本紀

既已備矣而  
於諸書有司  
其書則可  
其書于帝紀  
其書而全  
其書不易  
其書其陋  
其書多忽也

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志隱述曰孝武皇帝極四海承平志尚奢麗尤敬神明壇開  
八道接通五城朝親五利夕拜文成赤非祀典巡乖卜征登  
嵩勒岱望景傳等迎年祀日改曆定正歲耗中土事  
波濤兵日不暇治人無聊生俯視亂政幾欲齊衡

三代世表第一

史記評林卷之十二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

索隱曰按此表依帝繫及系本  
其實敘五帝三代而篇唯名三

代系表者以三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

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

書則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余讀諜記索隱曰諜者記系謚之書下  
稽歷譜諜謂歷代之譜諜也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

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

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

為世表索隱曰大戴禮有五帝德帝繫篇太史公取此二篇及  
尚書集而紀黃帝以來為系表也○楊慎曰殷以前不

可譜周以來頗可著二句為一篇之綱詳慎二字關鍵孔子敘  
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以頗可著而詳也其序尚書畧年月以

黃纓翁曰衣  
者治亂與  
之大略而固  
之表則猶諜  
諜也書者制  
度沿革之大  
端而固之書  
則猶書牘也  
安可望子長  
耶  
列知幾曰蓋  
譜之建名起  
於周氏貴之  
所作因諜象  
形故桓君山  
有云太史公  
三代世表旁  
行斜上並効  
周譜必其證  
也  
王維慎曰表  
牙篇七佳



帝太康

帝仲康

帝相

帝少康

帝予

帝槐

索隱曰  
音問一  
音懷系  
本作芬

太康弟

索隱曰  
直呂反  
亦作宁

索隱曰  
音問一  
音懷系  
本作芬

身言三不世表一

昌若生 慶節生

曹圍曹 皇僕僕

圍生冥 生差弗

冥生振 差弗生

振生微 渝渝毀

微生報 公非生

丁報生 高圍高

乙報乙 圍生亞

報丙生 公祖類

主壬生 生太王

主癸生 曹父

天乙是 曹父

為殷湯 歷生文

從湯至 王昌益

黃帝十 易卦

七世

文士  
生武干

帝芒

索隱曰  
音亡一  
作荒

帝泄

索隱曰  
音薛

帝不降

帝扃

索隱曰古熒反

帝厘

索隱曰其靳反又音勤

帝孔甲

不降子好鬼神淫亂不好德二龍去

帝皐

索隱曰宋衷云墓在嶠南陵

帝發

索隱曰帝皐子也系本云帝皐生發及履癸履癸一名桀

帝履癸

從禹至桀十七世從黃帝至桀二十世

史記卷一

三

殷湯代夏氏

從黃帝至湯十七世

帝外丙

湯太子太丁蚤卒故立次弟外丙

帝仲壬

外丙弟

帝太甲

故太子太丁子淫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悔過自責伊尹乃迎之復位

帝沃丁

伊尹卒

帝太庚

沃丁弟

帝小甲

太庚弟殷道衰諸侯或不至○索隱曰殷本紀及系本皆云小甲太康子

帝雍巳

小甲弟

帝太戊

雍巳弟以桑穀生稱中宗

帝中丁

俗本作仲丁

帝外壬

中丁弟

帝河亶甲

外壬弟

帝祖乙

帝祖辛

帝沃甲

祖辛弟○索隱曰系本作間甲

帝祖丁

祖辛子

帝南庚

沃甲子

帝陽甲

祖丁子

帝盤庚

陽甲弟徙河南

帝小辛

盤庚弟

帝小乙

小辛弟

帝武丁

雉升鬲甲雖得傳說稱高宗



作甫刑荒服不至

恭王伊扈

懿王堅

周道衰詩人作刺

孝王方

懿王弟

夷王燹

懿王子

厲王胡

以惡聞遇亂出奔遂死

共和

二伯行政

弟

幽公哀公厲侯大駱熊煬潘公董伯慎公厲侯宮伯

魏公胡公靖侯非子熊渠煬公靖伯幽公武侯孝伯

索隱曰系本作微公甚名弗

厲公獻公

紂胡

秦侯熊無厲公貞伯釐公

夷伯

獻公武公

厲公

公伯熊鷲釐公頃侯

弟

秦仲熊延

釐侯

紅

紅弟

武公

弟

熊勇

張夫子問褚先生曰索隱曰張夫子未詳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

按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褚先生

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

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

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堯知契稷皆賢人

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

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

有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為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玄

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食之誤吞之即生契契生而

賢堯立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按或謂燕卵

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

索隱曰按上契及后稷皆帝學子以云黃帝子者謂是黃帝之子孫耳按唐是帝帝皆孫而契稷是玄孫

索隱曰言太  
伯之讓季歷  
故使傳文王  
武王發也反  
正成周道遂  
天下生上之  
為本也

號也文王之先為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為姜嫄出  
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為無父賤而  
棄之道中牛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  
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  
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按姬從女從巨或謂  
履巨人跡故姓姬  
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  
子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后稷為姬氏為有文  
王也太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天命難言  
非聖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  
治天下德澤深後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為天子是天之報有  
德也人不知以為汜從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無

索隱曰按系  
本蜀元姓相  
承云黃帝後  
世子孫也且  
黃帝二十五  
子分封賜姓  
或於蠻夷蓋  
當然也蜀王  
本紀云朱提  
有男子杜宇  
從天而下自  
稱望帝亦蜀  
王也則杜姓  
出唐杜氏蓋  
陸終氏之胤  
亦黃帝之後  
也  
索隱曰按系  
本云霍國真  
姓後周武王  
封弟叔處於  
霍是姬姓亦  
黃帝後也

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黃帝世何王天下之久遠耶  
曰傳云天下之君王為萬夫之黔首請贖民之命者帝有福  
萬世皇帝是也五政明則修禮義因天時舉兵征伐而利者  
王有福千世蜀王黃帝後世也至今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  
朝降輸獻於漢非以其先之有德澤流後世邪行道德豈可  
以忽乎哉人君王者舉而觀之漢大將軍霍子孟名光者亦  
黃帝後世也此可為博聞遠見者言固難為淺聞者說也何  
以言之古諸侯以國為姓霍者國名也武王封弟叔處於霍  
後世晉獻公滅霍公後世為庶民往來居平陽平陽在河東  
河東晉地分為魏國以詩言之亦可為周世周起后稷后稷  
無父而生以三代世傳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黃帝曾



王維禎曰豈  
不偉哉可謂

孫黃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白燕之

鄉楊慎曰按此符命不起于哀平矣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卻行車霍將

軍者本居平陽白燕臣為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為臣

言豈不偉哉索隱曰褚先生蓋腐儒也役主客引詩傳云契棄無父及據帝系皆帝譽之子是也而未引蜀

王霍光竟欲證何事而言之不經蘓藏正史稱云豈不偉哉亦可誣也

索隱述贊曰高辛之胤大啓禎祚修己吞意石盟興王天命玄鳥簡狄生商姜嫄履跡柞流岐昌俱膺歷運巨有興亡風

餘周召刑措成康出

三代世表第一終

史記十三

程